



晨露之舞

□ 于津子

清晨,我被路旁草地上的一片星光吸引。走近细看,原是昨夜寒气凝成的露珠,透着剔透的莹辉。我屏住呼吸,静静凝视,生怕打破这片宁静的美好。然而,晨光太过热情,它将露珠紧紧裹住。露珠在它热情的怀抱中缓缓蒸发,然后化为无形。我蹲在那里望得出神,感慨它们生命如此短暂,却又如此璀璨。

这让我想起《奇遇人生》里的一幕场景。两位嘉宾远赴挪威,只为等待那抹神秘的极光。寒夜中,寂静的天边突然泛起微光。一条绿色的光带像灵动的丝绸,在夜空中飘舞、舒展、交织。又像一位天才画家,以光影为墨,在广袤的天幕上肆意挥洒,这绚烂的光幕并没有持续太久,便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拂过,先是留下一抹朦胧的手轻影,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,夜空重归寂静。极光很美,但也很短暂,正是这种短暂的美让人觉得无比震撼。

还有一种美,似流星划过天际,短暂却又刻骨铭心,那便是苏轼与王弗的爱情之美。初见时,王弗正捧卷诵读,苏轼正巧被她的书香吸引。他们四目相对,便已注定了一生的情缘。婚后,她是红袖添香的解语花,亦是 he 并肩同行的知

己。她天资聪慧,总能在苏轼困惑时,以寥寥数语点破迷津。苏轼远游四方,她便以一封封家书,遥寄关怀。然而,命运弄人,成婚后第十一年,病痛带走了王弗,也带走了他们之间所有的美好。苏轼的心被掏空,只留下无尽的思念与追忆。无数个孤灯摇曳的寒夜,苏轼总会看到王弗昔日的音容笑貌。于是,他提笔写下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”这字字句句,既是对亡妻的思念,也是对那段短暂而美好爱情的刻骨留恋。

仲夏夜,我与姑妈守在一株待放的昙花旁。微风拂过,幽香阵阵,似在预告它的“登场”。静谧中,洁白的花瓣缓缓舒展,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,像精心设计的裙摆。而花蕊中央点缀着金黄,如发髻般高贵。我沉醉于这惊鸿一现的美丽。然而,几小时后,花瓣光泽渐失,卷缩凋零,似舞者优雅谢幕。这刹那芳华,却化作永恒,深深刻入我的记忆。

生命中,许多美好转瞬即逝,可正是这些瞬间,成就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与回忆,让我们平凡的日子里,依然能感受到那份不凡的光辉。

飞越护城河

□ 王少宽

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,总是那么美好,又那么温馨。

遥想当年,我们几个小伙伴除了捉迷藏、推铁环之外,还喜欢练武,就是闪转腾挪、蹿高伏低之类的。我始终觉得,这多半是受了《射雕英雄传》《大侠霍元甲》《上海滩》等热播电视剧的影响。

当时,我们村里有一条河,弯弯曲曲的,环绕大半个村子。它的主要作用是把上游的水引过来灌溉庄稼,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护城河。听听,这名字多气派,多响亮!

护城河虽然比较长,但是其中有一段很窄。我们几个人稍稍加油助力,施展“草上飞”的功夫,就能轻松跳过去。

夏天,我们经常河里洗澡。可以说,我们踩水、仰泳的本领就是在这里练就的。不像现在的孩子,还得专门花钱去游泳馆请人教授泳技。

当然,护城河里有鱼,而且是红尾大鲤鱼。这可不是瞎吹的,我亲眼见过本家六哥用装猫的荆篮逮到过。

那条深陷重围的大鲤鱼不甘被俘,活蹦乱跳,上下翻飞;我们兴高采烈,齐心协力,拼命摁住。

待旱季到来,护城河慢慢断流,干涸了。河底落叶遍布,绵软蓬松,好像铺了一层棉褥子一样,我们就可以尽情施展“草上飞”的本事凌空飞跃了。我们从

河的一边稍稍加油助跑,到河边轻轻一跃,腾空而起,轻松飞到对岸。

这天,我们又聚齐了,各自提气助力,一一成功飞跃。最后轮到身材瘦小的小梨子了。他一脸不屑,满不在乎地说:“小菜一碟。”只见他慢慢悠悠,不慌不忙地助跑,到了近前,大喝一声:“走你。”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,人却不见了。

我们吓了一大跳,一时不明所以愣在原地。等到回过神来,赶紧手忙脚乱地下到河里搜救。

只见小梨子四仰八叉地躺在河底,眯缝着眼睛,有气无力地说:“唉,今儿个吃得少,身上没劲,看我下次吧!”

切!都这般地步了,还装呢。

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搀到岸上,害怕被大人吵,赶紧给他拾掇拾掇衣服,清理干净身上的杂物。

他倒毫不在乎,头一扭,手一挥,底气十足地说:“走,跟俺回家,让俺妈给咱们煮几个荷包蛋压压惊!”

那年月,荷包蛋可是好东西啊!我们大喜,一路狂奔。

结果呢,荷包蛋没吃上,小梨子还让他妈劈头盖脸地狠批一顿:“叫你嘢瑟,看你下回还骗能不!”

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,如今只能在梦里回味。我和她的小伙伴始终相惜相知,一直在一起,属实幸运。

灵魂的栖息地

——读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有感

□ 姚锦

阅读史铁生先生的《我与地坛》,仿佛跟随其脚步踏入了一个充满哲思与情感的世界。这不仅是一篇散文,更是一次心灵深处的旅行。史铁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,揭示了生命的意义、母爱的伟大及对命运的思考。

史铁生笔下的地坛不仅是他身体休憩之地,更是精神上的避风港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,他并未选择放弃,而是将地坛作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,在此寻觅生活的真谛。其文字中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,使读者感受到即使身处逆境,也能发现美好的力量。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,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宝贵的激励。

文章中关于母亲的描述尤为感人。史铁生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。她默默支持着儿子,给予无尽的爱与鼓励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,也始终陪伴左右。这种母爱超越言语,成为支撑史铁生渡过难关的重要力量。读至此处,不禁令人联想到自己的母亲,体悟那份平凡而伟大的

金堤

又见门前镜湖水

□ 刘文华

——
周末还乡,又见小河。
小河上游为东西流向,在我们村前改南北流向,把村子分为两个部分,我家在河西。

驻足河畔,注目流水,忽然心生些许愧疚。我曾不止一次写到它,但每次都写得浮光掠影、浅尝辄止。在既往的作品中,小河如同勾勒故乡背景的一根虚线,若隐若现,若有若无,甚至都没交代过它的名字和来历。

小河其实是有名字的,叫东池干渠;也是有来头的,可溯流而上至金堤河,再由金堤河溯流而上至黄河。黄河远在百里之外,但小河拉近了我们与黄河的距离。这渠源自母亲河支流的支流,一路滋润润干,沿途澄沙汰砾,流淌到我们这里的时候,早已风平浪静,清澈见底。

我知道,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

我还知道,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

相对于冷冰冰的哲理,还是满载乡愁的诗句深得我心,令我感同身受。记忆中,小河四季分明,尤以春汛涌动的情景最为壮观。通常是中午,你正在吃饭,突然传来一阵“咔嚓”“咔嚓”的响声,大地也跟着一阵颤动。等你摞下饭碗跑过去看,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小河已然解冻,大块大块的冰凌簇拥着,碰撞着,裂变成更多的冰凌,撞击出更清脆的响声。每一块冰凌都是一面镜子,每一面镜子都镶嵌着一颗太阳,金灿灿亮晶晶的,分外炫目。明知道它们是冰,看上去却像一河火焰在燃烧,又像一河水银在奔走。

春风拂过小河两岸,柳枝抽绿,芦苇发芽,小草破土而出。水暖鸣先知,鹅紧随其后,拨动一层层清波。觅食间隙,它们还会扎着猛子洗澡,头颈深深入水,尾巴高高翘起,憨态可掬。这当儿,燕子来河边衔泥,去人家房梁上筑巢,如同来河边担水,去菜园浇灌的农人,不停往返,不辞辛劳。等吃饱喝足的鸭鹅次第上岸,天也快黑了,但小河还要迎接新一批访客,牧归的牛羊后脚赶前脚地饮水来了。

夏日日影近,小河呈现另一番气象,日出云蒸霞蔚,夕落流光溢彩。

一座水泥桥横跨东西,把一分为二的村子又合而为一。在相当长的一段年月里,它不仅方便大家出行,还是一个文化活动平台。入夜暑热难耐,唯桥上上风阵阵,伴着流水送来股股清凉。那时村里尚未通电,自然也没有电视、空调,人们聚集桥上纳凉,男女分坐两端。父辈们热衷于宏大叙事,尽管辛苦劳作了一天,照样谈笑风生。比如神农尝百草,又比如桃园三结义,再比如智取生辰纲,他们都津津乐道,屡讲屡新。正是这些桥头掌故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,并促使我最终走上写作的道路。在后来的写作实践特别是小说写作实践中,我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倾向,想来就是受了父辈宏大叙事的影响。比较而言,母亲们就务实多了,关心柴米油盐,

春夏末初,我与友人放下繁杂来山中小住。一路拾级而上,只见白云如轻纱曼舞,时而聚拢如棉絮,时而散逸似游丝,变幻多姿,不知疲倦。翌日清晨,轻启木窗,远山如黛,似一幅尚未干透的泼墨山水画。最动人的是山腰的一抹白,连日来飘忽不定的云,此刻竟如归巢的倦鸟,悠然栖卧于苍翠的松涛之上。流云片刻停歇,恰似奔忙中的留白,心门洞开,引我望见那留白的至真至简。

明朝的张岱,也将“留白”之妙书于山水小品《湖心亭看雪》中。彼时,独居于幽静的西湖畔,时逢大雪,连绵三日。他竟于雪中撑一叶轻盈扁舟,独往湖心亭而去。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,隐约可见“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”。万籁俱寂,雪落无声。目之所及,皆是令人心醉的留白之景。“一痕、一点、一芥、两三粒”,寥寥几笔,却如落在雪白画布上的点点墨迹,灵动无比。这种“只取一片白,寥寥几处影”的留白写法,胜过浓墨重彩的刻意渲染,使文字有了空灵隽永的境界。

张岱将苍茫的留白绘入湖心亭的雪色,王国维则将它融入清华园的光阴。他任教清华之时,曾许学子“半日闲暇”,随心而行。于是,清华园里常有这般景象:午后暖阳下,学子们或倚靠古树,闭目听风;或静坐池边,观鱼品茗;抑或漫步林荫,笑语低吟。而那荷塘边,曲径旁,也曾有先生清瘦的身影,与这园中草木一同感受光阴的流淌。先生便是以此“半日闲”来教导学子:煮茶静置,方能回甘;人生留白,方得真味。王国维的留白智慧,如清风明月,启以我生命的舒展之道。

细想来,我初次醉心于留白,便是在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的尾声。影片结尾处,熟悉的乡间小路上,阿甘将儿子送上校车后,独自坐在长椅上,他看着远方,眼神平静而深邃,微微佝偻的身影被光影拉得很长很长。一片羽毛,从他脚边缓缓飘起,渐行渐远,消失在无垠的远方。屏幕渐暗,终曲悠扬,帷幕外的我如梦初醒,阿甘是否会继续奔跑?又将奔向何方?这留白,便是电影的余韵,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与思索。

思绪飘回山间,流云已向别处绵延。松涛阵阵,似是恋恋相送,云影徘徊,仿若依依惜别。唯有留白之妙,早已驻我心头。

旅途中,三个小伙伴互相谅解包容,结下一生的友谊。稍事休整,我们选择在岸上追,但有些河段的岸,并不像我们村一样,是岸也是路,追着追着就无路了。要么全是沙土,要么种着庄稼,要么长满野草,我们不得已重新下水,穷追不舍。但无论怎么追,我们总与船模有距离。看不见它也好死心,要命的是,每每我们要放弃了,它就在前方的漩涡、芦苇丛打转转。我们一靠近,它又起伏伏伏地驶远,仿佛存心跟我们捉迷藏一样。

我们那个镇子叫古云,大大小小有30余个村庄,南北长约10公里。我们从镇南跑到镇北,看见小河像一条空舞动的彩练,把沿岸村庄串联在一起。原来小河不小,长得不断给我们惊喜,也不断考验我们的意志和体能。平常水性再好,也经不起如此长途跋涉,再下水,基本上只能靠水的流速前行。日已过午,饥饿、疲乏、恐惧,挫败感轮番袭来,我们都无心恋战了。下一个镇子是大张家,越来越人生地不熟。我们开始严肃地考虑,还要不要追下去。迷茫之际,岸边几个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注意上我们,其中一个站起身子,手搭着凉棚说:“噢,那是小枫不,你咋跑这儿来了?”

原来是红枫刚嫁到此地的小姑。

红枫小姑死活不许我们追赶了,说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,还能得了!她拉着我们去她家吃饭的当儿,我父亲、红枫父亲、二叔叔骑着车子赶来了。大人见我们没回家吃饭,打听到原委,心急火燎地找来了。一个玩具,惊动几家大人,我们心头忐忑,担心挨骂挨揍。好在他们顾不上多理会我们,估摸着时间行程,与红枫姑父从路上骑行到小河下游,在另一个叫观城的镇上,总算把船模截住。

从我们村到观城,五六十里路。河流不走寻常路,曲曲弯弯的,应该更长。正是在观城,小河汇入禹疏九河之一的徒骇河,随徒骇河斜穿山东省全境,最终奔向千里之外的渤海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小河胸怀海洋,流到了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。

三

秋来水天一色,满目波光潋滟。我知道色彩斑斓的秋天还是个冷落清秋节,知道喧闹的背后埋伏着寂寥,就是从小河开始的。风中层林尽染,离愁别绪弥散。当稻谷离开秸秆,果实离开枝头,大雁也在芦苇荡深处呼儿唤女,准备迁徙。出发前夕,它们集体在小河上空滑翔、盘旋、逗留,然后一声长鸣,振翅飞成远行的云朵。目送雁阵,牵肠挂肚,不知它们他日落脚的地方,是否也有这么一条水草肥美的小河。

霜是从哪一天降的?



本版邮箱:zglvwh1221@163.com

辛夷 (摄影) 黄立

苔痕低处有山河

□ 叶飞明

那星星苔绝对是一帖永远写不完的古草书。

地球另一端的极寒之地,也上演过更壮阔的绿意史诗。在纪录片《绿色星球》里,镜头穿过冰晶的帷幕,沉睡的伏地苔逐渐苏醒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舒展着蜷缩的叶尖。在岩石上分泌出一种液体,缓慢地溶解岩石表面当作滋养的土壤。当驯鹿蹄子踏破春雪,灰绿色的地毡瞬间泛起亮眼的青绿,这些低伏的勇者,竟将20天解冻期酿成了四季的盛宴。镜头前的小小的苔藓为我展现的不光是顽强的生命力,更是这片极寒之地创造的力量。

那日黄昏时雨又落了,暮雨将我的记忆润湿,回想起八岁时趴在教室墙角,用放大镜观察水泥裂缝里的星星草。小小苔藓无须深土与高枝,便可以肆意生长。亿万年前它们就选择用谦卑的姿态演绎着生存的智慧:在逼仄处拓疆,于绝境中蓄力,将每一次被践踏都转化为向下扎根的契机。

古人在苔痕里读闲愁,科学家在苔藓中找生命起源,而那个在雨中凝视铁皮箱上绿斑的我,忽然悟到了某种永恒的安慰——再微小的存在,都在编织自己的山河。